



---

##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罗伯特·马礼逊是英国汉语研究的重要先驱。他 1815 年在印度塞兰坡出版的《通用汉言之法》是英国早期汉语研究的重要奠基作之一。这本著作早于通常认为的中国学者出版的最早的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对于研究中国近代语言学史具有重要价值。

---

# 通用 汉言之法

[英] 罗伯特·马礼逊◎著  
(Robert Morrison)

李焱◎译

---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通用  
汉言之法

---

[英] 罗伯特·马礼逊 著  
(Robert Morrison)  
李焱 译

---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用汉言之法/(英)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著,李焱译.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615-7026-5

I. ①通… II. ①罗… ②李… III. ①汉语—语法—研究 IV. ①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6777 号

---

**出版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曾妍妍  
**封面设计** 李夏凌  
**技术编辑** 朱 楷

---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厦门市万美兴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

**开本** 720 mm × 1 000 mm 1/16  
**印张** 17.25  
**字数** 324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0.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 译者序

罗伯特·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是近代中英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先驱之一。

## 一、马礼逊生平简介

马礼逊1782年1月5日出生于英国的布勒格林 (Buller's Green)，1785年全家搬迁至纽卡斯尔 (Newcastle)。马礼逊之父为虔诚的教徒，在纽卡斯尔的苏格兰教堂担任长老。在其父的影响下，马礼逊1798年加入教会，成为长老会的一名教徒，并从1801年开始跟随莱德勒 (Rev. W. Laidler) 牧师学习。除了学习系统的神学知识之外，马礼逊也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以及速记法，打下了外语学习的良好基础。1803年马礼逊进入伦敦附近的霍克斯顿 (Hoxton) 神学院学习。在这期间，马礼逊参加了伦敦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的一些海外传教的宣讲活动，这激发了马礼逊到海外传播基督福音的志向。他于1804年5月27日，向伦敦会提交了一份到海外传教的申请信，并得到了批准。在伦敦会的要求下，马礼逊在1804年5月转到高士坡 (Gosport) 神学院学习。在进入高士坡学习后不久，马礼逊接到指示，准备派他到中国。马礼逊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804年8月4日，他离开高士坡前往伦敦，跟随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哈顿 (Dr. Hutton) 博士学习天文学，跟布莱尔 (Dr. Blair) 博士学习医学。1807年1月8日，马礼逊在斯瓦罗街 (Swallow Street) 的苏格兰人教堂 (Scots church) 被按立为牧师，马礼逊前往中国的行程开始进入倒计时状态。在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担心传教士进入亚洲后，会引起与当地的冲突而影响他们的利益，因此禁止传教士乘坐他们公司的船前往亚洲。马礼逊决定先绕道美国纽约，再前往中国广州。1807年1月31日，马礼逊登上“邮递号”轮船，开始了远洋之旅。4月20日，马礼逊抵达纽约，在作短暂停留后，马礼逊乘坐“三叉戟号”远洋轮，前往中国。1807年9月4日马礼逊乘坐“三叉戟号”远洋轮抵达中国澳门，

并于9月6日抵达广州，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达广州之后，遇到的困难是当地中国人对外国人并不友好，而且这个地区属于葡萄牙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对马礼逊这种新教徒也抱有敌意，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持非贸易目的进入中国的英国人也并不欢迎，因此，马礼逊只能暂以美国人的身份停留在广州。1808年10月，英国派遣了一只舰队进入了澳门，造成了中英之间的政治风波。中国政府下令让所有英国人离开广州，马礼逊不得不退居澳门，并谋划后撤到槟榔屿事宜。在澳门期间，马礼逊结识了英国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莫顿（Dr.Morton）一家，并与莫顿的女儿玛丽于1809年2月20日结婚。在结婚当天，他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的翻译。从此，马礼逊获得了在中国居留的合法身份。马礼逊担任这份职业直到1815年。18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告知马礼逊，因为其在在中国翻译和出版《新约圣经》及其他宗教小册子，违反了中国皇帝的谕旨，影响到英国在华的贸易，因此，东印度公司解除与马礼逊的雇佣关系。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出使中国，前往北京觐见中国皇帝，马礼逊作为中文秘书和翻译之一，乘船赴京。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建了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24年马礼逊返回英国，并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26年，马礼逊重返中国，并于1834年8月1日在广州病逝。

## 二、马礼逊出版《通用汉言之法》之前的汉语学习

马礼逊学习汉语始于1805年8月在伦敦期间。为了前往中国做准备，马礼逊师从一名到英国来的广东人容三德（Yong-Sam-Tak）学习汉语，容三德10月8日起开始与马礼逊同住，进行汉语的教授。马礼逊还誊抄了从伦敦博物院借到的一部《新约全书》的中文译稿（包括《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书信》）、皇家学会借阅的一部拉汉词典（M.S.Latin and Chinese Dictionary），通过努力学习，马礼逊的汉语水平日益提高。到马礼逊1807年1月31日乘船前赴中国为止，马礼逊的汉语学习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马礼逊在英国虽然师从广东人容三德学习汉语，但是其所学到的汉语应该是官话，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作为重要工具书的拉汉词典并不是一本方言词典，另外，马礼逊在抵达广州2个月之后，于1807年11月4日的一封写给伦敦会的信中说：“这里的困难是，这里大部分的中国人不会说官话，也不识中国字，但他们必须得听得懂我讲的官话和所写的中

文，我才能将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sup>①</sup>关于这段时期的学习效果，后来长期与之共事的米怜（William Milne）博士说：“他所学的汉语，后来证明用处微乎其微，拉汉词典和《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更有用。这些原本是在华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然而，什么人，什么时间编写的这些书还不能确定；可是上帝保留它们一定有用处，这些作者的功劳有一天也会被人们承认。”<sup>②</sup>

马礼逊1807年1月31日乘船出发，一直到1807年9月6日抵达中国广州，有大约七个月的时间没有老师的亲身指导，但是他也一直没有中断对汉语的学习。其在伦敦手抄的拉汉词典和中文《圣经》一直随身携带，从其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礼逊仍旧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学习汉语。“7月28日，我以学中文为乐趣，为此在上帝的指示下，我特意从伦敦抄来的中文《圣经》和词典派上了大用。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可怜的容三德的帮助，是他让我对中文有了初步的理解。”

1807年9月6日进入中国后，先后有多位中国人担任马礼逊的老师，指导其学习。

在进入广州后，马礼逊跟随男仆学习了一点当地的方言，达到能和其进行简单对话的程度。1807年11月，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向马礼逊介绍了年约30岁的云官明（Abel Yun Kowin-ming）教授官话。云官明为山西人，孤儿，自幼由天主教士带到北京抚养长大，官话口语和拉丁语都非常流利，但中文写作则不熟练。有一次教难发生后，天主教士将他送到广州，住在珠江对岸的河南岛上。他和外国人来往密切，除了替北京天主教士采办物品外，还担任了一些英国人的官话教师，同时又抄写中文与拉丁文字典出售给外国人。<sup>③</sup>最开始的1个月，云官明每天都来教马礼逊汉语，但是后来由于薪资问题，学习一度中断。马礼逊在日记和给友人的信中多次谈到了这个事情。1807年12月11日在给哈德卡斯特先生的一封信中说到“云官明，我在日志中特别提到的传教士代理，上个月每天都陪同我学习，我问过介绍我们认识的斯当东爵士，付多少是较为合理的费用，斯当东爵士说每月大约10元。昨天我付给他10元，以尽可能得体的方式给他。他谢过了我，但是说了一些话让我感觉他并不满意。今天学习结束的时候，他把一张纸交给我，上面用拉丁文写着‘勉为其难’，大意是说如果我给他每月30元，他继续来，否则，我就得另寻高明了。我说我考虑一下，明天给他答复。虽然考虑到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学汉语付出辛苦，花费钱财，

① 顾长声：《马礼逊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② 艾莉莎·马礼逊：《马礼逊回忆录1》，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③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第66页。

为了区区几元钱就失去学习语言的机会，不够聪明，也不划算，但是他要的钱远远超出了他教授语言的能力，此外，现在我可以花较少的钱学习汉字和广州话，因此我不打算向他妥协”<sup>①</sup>。在1808年1月7日的日记中写到：“曾频繁探访我的中国天主教徒云官明一度不来了，停了几个月后重又经常来访，对我的学习有所教益。”<sup>②</sup>

与云官明同时担任马礼逊汉语老师的，还有一位叫李察庭（Lee Tsak-Ting）的广东人。李察庭的父亲是一位天主教徒，幼年时被带到葡萄牙神学院，十二年后才回到中国。李察庭“汉语知识深厚，写得一手漂亮字，获得了作为文士的某种功名”。<sup>③</sup>李察庭主要负责教马礼逊汉字、写作和广东方言，不过两个人的教学关系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1808年初以后，李家父子不知何故从马礼逊的日记和信件中消失不见了。<sup>④</sup>

1808年3月时，有人推荐了一位叫桂元（Kwei Une）<sup>⑤</sup>的人教马礼逊官话，但是桂元并不能与马礼逊的其他随从和睦相处，1808年9月，马礼逊不得不解雇了桂元。

接替桂元的，是一位叫葛茂和（Ko Mow-Ho）的私塾先生，马礼逊在1808年10月2日给S夫人的一封信中写到：“几天前，三德给我找来了一位教官话的私塾先生。我的前一位教师和三德担保的人经常吵架，为此三德把他们都解雇了。”他从1808年9月开始教马礼逊官话，一直到1817年3月，时间长达八年有余。葛茂和不但教马礼逊官话，而且还带马礼逊研习中国经典，这段时间内，马礼逊读了《大学》《中庸》《论语》等书。葛茂和在马礼逊编写《通用汉言之法》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至于马礼逊在全书末尾特别说明：“除了一些从书中引用的句子外，前面一些句子的准确性依赖于一位很好的当地合作伙伴的权威认可，他教自己国家的人已经二十多年了。”

除了这些中国老师的帮助之外，也有一些西方朋友给马礼逊提供了各种汉语学习的材料。1808年4月11日益花臣（John F.Elphinstone）从澳门寄给马礼逊一本手抄的汉拉词典。1808年4月22日波尔（Samuel Ball）则从澳门送他一部西班牙文的中国文法，这对马礼逊的汉语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马礼

---

① 艾莉莎·马礼逊：《马礼逊回忆录1》，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② 艾莉莎·马礼逊：《马礼逊回忆录1》，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③ 艾莉莎·马礼逊：《马礼逊回忆录1》，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页。

④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第65页。

⑤ 译者注：《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等著作中把这个中国人的名字译为桂有霓，但按照马礼逊注音体系，une对应的是元、远、软等字。

逊出版了《通用汉言之法》之后，1815年3月15日伦敦会理事会送给马礼逊一本巴黎最新出版的汉拉词典，这对马礼逊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 三、关于《通用汉言之法》的出版

1807年1月20日，在马礼逊动身前往中国之前，伦敦会交给他一份正式签署的工作指示，里面对马礼逊的中国之行提出了具体的目标：“我们盼望在你完成掌握汉语的大目标之前，不会出现反对你住在广州的任何举动；达成目标之后，你要尽快将这项成就变成对全世界有益的事——也许你有此荣幸编纂一部较以前更为全面、正确的汉语词典——或更为荣幸地将《圣经》翻译成世界上1/3民众所讲的中文。”<sup>①</sup>在当时，英国人对中国所知甚少，所了解的一些知识大部分是来自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唯一被认为通晓汉语的只有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等寥寥几人。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提出在中国传教被认为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提出了学习汉语和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两个看起来更切实可行的目标。

在马礼逊进入中国三年多之后，《通用汉言之法》的初稿已经完成，1810年年底，马礼逊在给伦敦会的报告中说：“中文语法书已经预备好印刷了，词典也每天都更充实。手稿《新约》中译本的一部分已经准备好了。然而，我推迟了这些书的印刷，想等到我的汉语更精深一些，不至于仓促行事，译本不会太整脚。”<sup>②</sup>1811年《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修订完稿，经斯当东审查后，由东印度公司于1812年年初送到孟加拉国，建议印度总督出版，但是由于一些不为作者知道的原因，这部书稿在孟加拉国搁置了2年多的时间后，马礼逊才在1814年收到孟加拉国方面决定由塞兰坡（Serampore）出版的通知。该书最后于1815年在印度塞兰坡印刷出版。

### 四、关于《通用汉言之法》的语言学价值

在该书的前言中，作者提到“出版本书的目的是为学习汉语提供实际的帮助。因此，所有关于语言本质的理论研究都被有意省略了。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说得很多了；但是，很少有用我们的语言给予学生实际帮助的。因此，希望

① 艾莉莎·马礼逊：《马礼逊回忆录1》，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② 艾莉莎·马礼逊：《马礼逊回忆录1》，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



这本语法书会提供某种程度上的帮助。这是第一次使用英语做此类工作，而且研究的是对欧洲人所知不多的一种语言，因此，本研究将会审慎地参考已有成果”。由此可见，本书出版的初衷，是出于汉语教学的目的，而并非是以纯粹地研究汉语为目的。

该书作为世界汉语教育史的一部重要著作，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价值之一：搭建了一个以英语为视角进行汉语研究的体系框架。

在马礼逊之前，已经有较多汉语语言研究的著作问世，如：

(1) 1653, Martino Martini (卫匡国), *Grammatica Sinica* (中国文法), 意大利。

(2) 1703, Francisco Varo (瓦罗),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华语官话语法), 西班牙。

(3) 1730, T.S. Bayer (巴耶尔), *Museum Sinicum* (汉语博览), 德国。

(4) 1742, Fourmont (傅尔蒙), *Linguae Sinar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atica duplex* (中国官话), 法国。

这些著作的作者无一人是英国人，其研究的视角也无一是英语视角，因此，马礼逊的这部为英国人学习汉语而写的著作无疑在这方面有首创之功。<sup>①</sup>

这几本著作也在马礼逊1825年出版的《汉语杂说》(*Chinese Miscellany Consisting of Original Extracts from Chinese Authors in the Native Character with Translations and Philological Remarks*)中作为附录出现，说明马礼逊看过或者对这些著作有所了解。不过从马礼逊1811年《通用汉言之法》完稿之前的日记中看，马礼逊只在1808年4月22日收到一本波尔(Samuel Ball)送他的西班牙文的中国文法，这本书应该就是1703年西班牙人瓦罗(Francisco Varo)的著作《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不过，马礼逊在《通用汉言之法》中并没有完全照搬《华语官话语法》的研究。从章节安排上看，《华语官话语法》分为“若干戒律/汉语的声调/名词和代词的格变/名词和形容词，比较级和最高级/抽象动名词、指小词、多次性、行业名称，以及性/代词/叹词、连词、否定词、疑问词以及表示条件的词/动词及其变位/被动动词和被动结构/介词和副词/构句方式/数词与量词/各种小词/官话礼貌用语/如何称呼官员及其亲属以及其他人；如何在口语与书面语中称呼自己/交谈中的礼貌用语以及拜访、邀请时的

---

① 同为英国人的马士曼(Joshua Marshman)虽然在1814年出版了《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略早于马礼逊的1815年出版的《通用汉言之法》，但是马礼逊这本著作实际上在1811年就已经完成了全部的写作。

礼节”<sup>①</sup>，而《通用汉言之法》在首先介绍了汉字注音方法、汉语的声调、汉字和书写、关于在字典里查找汉字的方法及句读这些基本的知识之后，又分“名词、形容词、数词、代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感叹词”介绍了汉语官话各个词类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介绍了汉语方言（主要是广东方言）的情况，“句法”和“韵文”是最后两章，作者简单介绍了汉语句法的特点和中国传统的韵文形式。从总体结构安排上可以看出作者是按“音→字→词→句→文”这种从小到大的思路进行整体布局，这也与汉语的学习习惯一致。

不过，在《通用汉言之法》的语言体系中，也有很多用英语的语法构造套用在汉语中的情况。例如在形容词一章，将形容词分为“原级”“比较级”“最高级”三种，其中对应于英语比较级“better”的有三种：“更好”“好过”“更好过”，对应英语最高级“best”的有“绝好”等形式。但实际上，英语比较级和最高级是形容词本身的词形变化，而汉语是通过在形容词前后添加副词等形成的，是一种词汇形式而非词形变化。当然，马礼逊对于汉英之间的语言差异并非一无所知，其采取这种套用的方式，很多时候是为了学习的便捷性。例如他在“名词”一章中按照“性”“数”“格”的框架对汉语的名词进行了阐述，但是又特别指出：“严格地说，汉语中名词没有格的区别，因为汉语没有任何词尾的变化。但是由于这项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提供对掌握语言的实际帮助，因此，保留了对格的划分。”

价值之二：建立了一个初步的英汉对译体系。

在马礼逊之前的罗明坚《葡汉辞典》（1583—1588）、利玛窦《西字奇迹》（1605）、金尼阁《西儒耳目资》（1626）、卫匡国《中国文法》（1653）、瓦罗《华语官话语法》（1703）等文献也采取了汉外对译的形式，但是一直缺乏一个可靠的英汉对译的文本。马礼逊早期在伦敦的时候也一直使用一本汉拉词典学习汉语，因此，伦敦会在派遣马礼逊来华时把编纂一本高质量的汉英词典作为马礼逊的重要工作之一。马礼逊这方面的最重要成果是其1815年至1823年间陆续出版的共6册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通用汉言之法》在1811年就已经完稿，可以看作其后出版《华英字典》的一个重要铺垫，代表了马礼逊早期掌握汉语的水平。《通用汉言之法》语言使用上没有严格区分口语和书面语，有文白夹杂的现象，同时由于马礼逊所处的学习环境主要在广州和澳门两地，所以一些广东话词语，如“汤羹、锁匙、行雷、翻风、茶煲”等也不鲜见。

价值之三：创建了一个以英语发音习惯为出发点的注音体系。

<sup>①</sup> 译者注：《华语官话语法》的章节安排参见：[西]瓦罗著，姚小平、马又清译：《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

在东西方相互接触的历史进程中，明末至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大批天主教士进入中国。据法国当代学者让·彼埃·迪岱（Jean-Pierre Duteuil）统计，从1552年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进入广东上川岛始，至1773年耶稣会解散止，共有975位传教士入华。从学习汉语的需要出发，用拼音字母给汉字注音，成为历史的必需。这一时期以罗明坚《葡汉辞典》（1583—1588）、利玛窦《西字奇迹》（1605）、金尼阁《西儒耳目资》（1626）所使用的拼音方案最有代表性。在天主教士中，拉丁语一直被作为会议和礼拜语言使用着，并且入华的传教士多来自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据迪岱统计，有操葡萄牙语者372人，西班牙语者28人，意大利语者107人，法语者168人，日耳曼语者50人。因此，这一时期传教士所制定的拼音方案带有拉丁语及母语的特点。而马礼逊作为首位进入中国的英国新教传教士，在吸取前人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建立了与英语发音相符的新的注音体系，这对后期的威妥玛等英语系拼音方案的制定具有重要启发作用。需要说明的是，《通用汉言之法》整体的注音体系是一种官话注音体系，但是在书中的部分章节，如原书第5至第18页也出现了基于广东方言的拼音，这也是研究两百多年前广东方言的重要材料。

### 五、关于本书的翻译及整理原则

#### 1. 关于翻译依据的版本

《通用汉言之法》目前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等处皆有保存。本译本采用的底本主要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的藏本。

#### 2. 关于原书中的错讹

由于当时印刷水平等原因，原作本身存在着一些错讹之处，因此原书前面附有一个纠错表。对于这个纠错表中的错误，译本做了相应的改正。但是除此之外，本着避免“明人刻书而书亡”之误的原则，一般不做臆改，部分明显错讹之处修改后以译者注的形式说明。

#### 3. 关于版式

原书汉字的格式较为复杂，既有从右到左，也有从上到下，甚至还有从上到下与从右到左混用的格式，译本统一调整为从左到右横排。

#### 4. 关于用字

原书使用繁体字，除必要情况外，一律改为简体字，异体字也根据《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规定进行了统一处理。

# 前 言

出版本书的目的是为汉语学习提供实际的帮助。因此，所有关于语言本质的理论研究都被有意省略了。这个问题已经说得很多了；但是，很少有用我们使用的语言给学生提供实际帮助的。希望这本语法书会提供一定的帮助。这是第一次使用英语做此类工作，而且研究的是欧洲人所知不多的一种语言，因此，本研究将会审慎地参考已有成果。

笔者强烈建议学生要特别注意汉字书写；在不借助任何参考就可以写出短语中的每个汉字之前，不要认为自己已经了解短语了。如果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一点，他将来的进步将会更容易、更愉快，笔者认为这会比仅仅局限于单词的发音学习起来更为迅速。

有时候中国人会在一块平整的瓦片上用笔和水练字。水很快就干了，他们就一遍又一遍地练字，直到练好为止。学生会发现这种练习写字的模式非常有用，通过反复地练习来学习一个汉字，是最好的记忆的方法。学习汉语经常被认为是不可行的，但是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很容易的。学生应该沿中道而行，这是真理的关键所在。了解汉语是很容易的，知道很多中文知识以至于可以回答一些有用和重要的问题也不是特别难，但是成为汉语大师，达到所期望的水平，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困难也不是无法克服的，这个事情很困难（用威廉·琼斯先生谈论波斯语时的话来说），是与世界上其他事情一样困难，但是这个困难会不知不觉地被努力和坚持不懈的习惯所克服，没有困难，就不会实现伟大的目标。

因此，学生不应该在认为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的情况下学习汉语，也不应该在认为学习汉语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印象下去尝试学习汉语。

通过练习汉语和英语的对话，英汉的互译，学生将会取得进步，这些都是应该得到鼓励的尝试。使用一本由两个部分组成的汉语词典（第一部分：汉译英，第二部分：英译汉）也是很有用的。

于澳门，1811年4月2日

##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注音方法	1
第二节 汉语的声调	8
第三节 汉字和书写	12
第四节 关于在字典里查找汉字的方法及句读	18
第二章 名词 (Of Nouns)	20
第一节 数量词表 (Table of Numerals)	20
第二节 后加小词“者” (Of the Particle Chà Post-fixed to Nouns)	38
第三节 名词的数 (Of Number)	38
第四节 名词的格 (Of Case)	40
第五节 名词的性 (Of Gender)	42
第三章 形容词 (Of Adjectives)	43
第一节 原级 (Positive)	43
第二节 比较级 (Comparative)	44
第三节 最高级 (Superlative)	48
第四章 数词 (Of Numbers)	51
第五章 代词 (Of Pronouns)	55
第一节 人称代词 (Personal)	55
第二节 物主代词 (Possessive)	59

第三节	疑问代词 (Interrogative) .....	64
第四节	指示代词 (Demonstrative) .....	65
第五节	关系代词 (Relative) .....	66
第六节	分布代词 (Distributive) .....	67
第七节	不定代词 (Indefinite) .....	69
<b>第六章</b>	<b>动词 (Of Verbs) .....</b>	<b>71</b>
第一节	动词 “To Have” .....	71
第二节	动词 “To Be” .....	88
第三节	动词 “Do、Must、Ought、Should、Can、Could、May、 Might、Will、Let” .....	103
第四节	劝告动词 (To Advise) .....	108
第五节	辅助动词“加”“打” .....	118
第六节	非人称动词 (Of Impersonal Verb) .....	119
<b>第七章</b>	<b>副词 (Of Adverbs) .....</b>	<b>120</b>
第一节	次数副词 (Of Number) .....	120
第二节	序数副词 (Of Order) .....	120
第三节	位置副词 (Of Place) .....	121
第四节	时间副词 (Of Time) .....	123
第五节	品质副词 (Of Quality) .....	127
第六节	数量副词 (Of Quantity) .....	129
第七节	约数副词 (Of Doubt) .....	130
第八节	肯定副词 (Of Affirmation) .....	130
第九节	否定副词 (Of Negation) .....	131
第十节	疑问副词 (Of Interrogation) .....	132
第十一节	比较副词 (Of Comparison) .....	133
<b>第八章</b>	<b>介词 (Of Prepositions) .....</b>	<b>136</b>
<b>第九章</b>	<b>连词 (Of Conjunctions) .....</b>	<b>145</b>
<b>第十章</b>	<b>感叹词 (Of Interjections) .....</b>	<b>151</b>

第十一章 关于汉语方言(Of the Provincial Dialect)·····	153
第十二章 句法(Of Syntax)·····	159
第十三章 韵文(Of Prosody)·····	163
注 释·····	168
附录一 《通用汉言之法》使用汉字注音索引·····	169
附录二 《通用汉言之法》使用词汇汉英对照索引·····	214

# 第一章 绪论

当我们学习语言时，无论是古代语言还是现代语言，我们依靠的都是童年时期获得的语言基础，但是学习汉语是一个例外。因此，我们需要了解一些符号的知识和一些简单的语音符号。熟悉这些符号，能把这些符号组合在一起，记住这些符号的不同组合是要付出相当多的劳动的。虽然我们没有注意到，但是实际上平时我们在学习每种字母语言时，都遵循了同样的方案，都是利用了我们前期的知识储备。但是，当我们试图掌握汉语时，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个崭新的方法。汉语没有字母，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汉字并不表示读音。汉字和意义相关，并不涉及发音。这是否真的是一种好的或者具有优越性的方式，还是因为不表示声音而具有明显的缺点，必须由同时掌握汉语和字母语言的人决定，这样才是一个公平的比较。

## 第一节 注音方法

虽然汉语没有字母，汉字里也没有隐藏任何可以借以知道发音的东西，但是中国人仍旧努力在汉字和发音之间建立联系，尽管不那么成功。第一种方法，是他们用已经学习过的一个常用字来给一个较为不常用的字注音。中国人把这个叫做“音”。第二种方法，是他们用两个汉字表示发音，这叫做“切音”。他们用上字“定ting”和下字“伽kea”来切出“大ta”的音。如下所示：

Ting 定 Ting }  
Kca 伽 Kca } Ta

大 (the word to be spelled)  
Tsə̌ 切 divided  
Yin 音 sound

如果只限定一些必要的表示声母和韵母的字，那么还是很快可以通过注音得到发音的。但是他们在字典和注释中使用了很多不同的汉字表示相同的声母和韵母。因此，在学习者学会使用直音和切音之前，他们必须掌握很多汉字。现在，我要说一说汉字的拼写方法。

汉字是单音节的，但是使用我们的音节表区分的音节数量有不到350个。因



此，虽然拼写法很容易被了解，但是无论使用哪种拼写法，都很难被熟练掌握。

不同的欧洲国家对罗马字母的使用是不一样的，在拼写汉语音节时也会有所不同。目前根据英语发音来拼写汉语还做得很少，很多拼写法都是基于葡萄牙语的。因此，下面我们会给出基于英语发音的音节表。

官方的发音，欧洲人称为官话 (Mandarine Tongue)，这是由官方人员和整个帝国受过教育的人士所使用的，它与各省的方言不同，各省的方言彼此也不相同。澳门的方言和广东的方言不同，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也不一样。因此，任何一种拼写法都不会是完美的。

下面的拼写法适用于官话和广东方言。每个音节都附有一个有用的符号，单独的符号是没有意义的，学习发音的人可以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获得发音的技巧。

通过和多个本地人一起读音节表，学习者将会相当容易地标记各种发音。也许第一个本地人的发音和下面给出的拼写法有很大不同，但是听了多个本地人的发音后，学习者将会发现这些发音非常接近英文字母的发音。

注音符号说明如下：

A, 跟“card”的中的a一样。

Ã, 同“hat”中的a。

Ae, 就像“wine”中的i。

A, 在ong前, 就像“ale”中的a。

Aou, 就像一个张大嘴巴的a和ou<sup>①</sup>的组合。

E, 同“me”中的e。

Ee, 如果没有本地人的帮助, 会发成前面的音, 它们用来标记一个我们字母所不能发出的音。

Oa, 同“moan”中的oa。

Ow, 同“how”“cow”“sow”中的ow (当用作名词时)。

U, 在英语中的发音听起来很短, 像法语“peu”中的eu。

Û, 同“but”中的u。

Y, 同“truly”中的y。

汉语音节表说明如下：第一个是官话的英式发音，第二个是官话的葡萄牙式发音，第三个是广东话发音。

---

① 译者注：原文作“Aou, like open broad a coalescing with oo”，而在其出版的《华英字典·第一册》中将Aou的发音描述为“Aou, broad A and ou coalescing”，因此，原文中的“oo”应该是“ou”的笔误。